

丝绸与文学

从古诗看盛泽丝绸

周德华

吴江县和嘉兴县地方志书及文集中，辑有大量有关丝绸的古诗，这些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诗均为当地文人所作，从各个角度和侧面忠实地记述了盛泽地区农村家庭丝织手工业的兴起和盛泽绸市的繁荣。

笔者借修编《吴江丝绸志》之机，广为搜集与丝绸有关的古诗并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加以分类串连，作些浅释。

（一）有关新杭的诗

河北省① [明]蒋之翘
 夹水一廛居，秋橙响机杼。自是新杭人，未识新杭处。

和河北省韵② [清]王明福
 秋风络络鸣，家家弄机杼。小姑工织缣，知住新杭处。

新杭市③ [清]宋景和
 锦缎织就费千丝，花样新鲜是折枝。估客不辞千里远，新杭桥外卸帆迟。

新杭市④ [清]计 楠
 估舶列市梢，人家夹河岸。秋橙耿不眠，鸣梭响夜半。

新杭市⑤ [清]屈茂垣
 一廛隔水是新杭，多少人家面野塘。画出江南好风景，夜深灯火织流黄。

新杭竹枝词⑥ [清]陈毓乾
 新杭市接王江泾，新杭人家稀入城。有时千匹万匹练，却上江船汉口行。

新杭竹枝词⑦ [清]陈毓乾
 郎住吴江妾秀州，问郎只说住桥头。桥南桥北分乡县，桥下长流终合流。

秀鹭湖棹歌⑧ [清]张燕昌
 瓜棚豆架隐秋灯，纺织家家纤手能。估舶连樯千里集，新杭桥外贩吴绫。

志载：“新杭市在盛泽镇东南五里，二十一都槽字圩与浙江秀水县王江泾接壤，江浙限一水为界，有太平桥，水阴皆王江泾镇，水阳为新杭市，浙人呼为河北墟。”⑨

新杭即今吴江县盛泽乡群铁村，与嘉兴县王江泾镇一水之隔，在区辖上虽为两省分治，而在经济上却一直济成一体，成为一个具有丝绸生产和集散功能的市镇。上述诗中所写的“夹水一廛居”，“人家夹河岸”，“一廛隔水是新杭”都作了确切的描写，而陈毓乾在《新杭竹枝词》中所写“郎住吴江妾秀州……桥下长流终合流”之句，由两情相依的伉俪之情引伸到乡县合流，唇齿相依。王江泾是江南一带兴起较早的丝织工商专业农村集市，万历

秀水县志(與地卷之一)载:“王江泾镇在县北三十里……多织紬,收丝缫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王江泾在明前期已蔚为丝绸小镇,而此时新杭亦已“居民千家,以织紬为业^⑩”。与此相呼应,陈毓乾词中的“千匹万匹练”足以显示新杭织造业的规模。新杭之成市在吴江县境内亦较早,在明弘治《吴江县志》上新杭已称市。当盛泽绸业尚在萌芽时期,新杭绸市早已兴旺了,“估舶连樯千里集”、“估舶列市梢”、“估客不辞千里远”吸引了四方商贾。“却上江船汉口行”之句,指出了清前期新杭绸匹的流向,其时汉口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又为九省通衢,新杭绸上溯长江行销到中原各地,已是名播国内。

丝绸销路之畅促使新杭居民“家家弄机杼”,无家不织,无人不为,而且还要日以继夜地赶织,以至“秋镜耿不眠,鸣梭响夜半”。新杭虽与王江泾一衣带水,一桥相联。而新杭人终无暇而稀入城。新杭人家之精于织造,从诗中的“纺织家家纤手能”、“小姑工织缫”足可佐证。再就“锦绫织就费千丝,花样新鲜是析枝”来分析,当时的提花织造工艺非但已经普及而且还相当成熟了。

新杭地方古诗中集中描绘了丝绸业的繁荣而外,还伴有野塘、江乡、瓜棚豆架等江南田园风光的描绘,烘托了该地农村家庭织造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二)关于黄家溪的诗词

黄溪竹枝词^⑪

无名氏

声

烟火千家两岸回,罗裳肉味笑颜开。梦回不识夜深浅,听得机^人远近来。

过黄溪^⑫

俞南史

碧水烟开引绿杨,千门相照列成行。卖鱼人带歌声近,响梵林传暮色凉。
日日远劳引旅客,家家夜苦络丝娘。当年高士幽棲处,余亦埋名过此乡。

黄家溪^⑬

张政

几曲陂塘胜,垂阳去路赊。烟云开五屿,机杼足千家。
小鸟鸣深树,轻兔浴浅沙。片帆何处泊,红日又西斜。

黄溪竹枝词^⑭

史在柱

阿蛮小小已多姿,十岁能牵机上丝。漫揭轻裙上楼去,试看依样好花枝。

黄溪竹枝词^⑮

史在柱

郎起金梭妾起花,丝丝朵朵著人诗。无端北客嫌轻去,黠然吴绫等苎麻。

青草滩什诗^⑯

赵基

暑绢秋罗目易迷,争如荡北与溪西。天家不设机丝税,衣被中原到九帑。

青草滩^⑰

郁承泰

青草滩边路,青青什芰菱。鱼虾争早市,机杼急宵灯。

水驿通南北,菴庄感废兴。井烟望稠密,高阁晓频登。

黄家溪现为盛泽乡属村,位于盛泽镇东北六公里处,隔运河与浙江为界,古称青草滩。

道光《黄溪志》载:“宋元以来居民尚少,至明熙宣时户口日增,渐逐丝纬之利,凡织绸者名曰机户,其时绸绫价每两值银八九分,丝每两值银二三厘,业此者,渐致饶富,于是相沿成俗。”又说:“溪民在明时多不习蚕桑”。黄家溪织绸用的丝大多自浙江省购入,原料丝与成品绸在价格上相差三四倍之多,即使扣除织造过程中的损耗还可获利二三倍,无名

氏在其黄溪竹枝词中的“罗裳肉味笑颜开”便是饶富的标志。另外，赵基在《青草滩什诗》中所写的“天家不设机丝税”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因为黄溪在吴江县境东南隅，与县治相距甚远，鞭长莫及，控制较松，以至连赋税都免掉了。

织绸生涯之好使黄溪居民日增，从明时的数百家到清朝“康熙中增至二千余家，货物贸易颇盛遂称为市”（①）无名的黄溪竹枝词中用“烟火千家两岸回”来形容规模，再与张翥的“机杼足千家”之句联想起来黄溪也差不多达到无家不织的状况，道光《黄溪志》说“绫绸丝线、邑中所产亦不少，而黄溪人家务此者什有八九……”可见黄溪丝织业之普遍。

郁永在其《青草滩》诗中有两句“鱼虾争早市，机杼急宵灯”其中后句相当直观，不言而喻，前句则颇耐人寻味，入清明以后，黄家溪机户益多。“贫者多自织，使其童稚挽花，殷实之家雇人织挽，供给必得鲜味，故市中卖鱼虾极早，迟则不可得。每遇节候看饷更为丰盛”。②清朝黄溪一带机户产生分化，一部分人上升为工场主即所谓殷实之家，一部分人成为出卖劳动力的织工，“为人佣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③早期的雇佣关系大都是临时性，比较自由松散，然在当地也已经相当普遍，以致“鱼虾争早市”也雇佣妇女作为辅助工，“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其家者。”④

清代，黄家溪的提花技艺已经相当娴熟，攀花机遍及全村，“小儿十二三岁即令上花楼习攀挽花”⑤史在柱在其前一首《黄溪竹枝词》中描绘一个阿蛮的女童，十岁就能上花楼攀丝挽花，也许有人怀疑她甚或轻视她，所以阿蛮在揭裙上机之际打个赌以揽好花枝为报。阿蛮的稚气和自信心跃然纸上，后一首竹枝词中“郎起金梭妾起花，丝丝朵朵著人拈”之句，不但表露了夫妻亲昵之情，还可以推断那时黄家溪一带，农村机户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男耕女织演化为夫妻合织或妻络夫织的专业户，即使“妇女亦有称能手者”。⑥

黄家溪机户之专业化，使社会分工及织造业内部工更为精细，这也是当地丝绸产品名目繁多，丰富多采的缘由，赵基在《青草滩什诗》中“罢织秋罗目易迷，争如荡北与溪西都是以小地名命名的织物。

近

诗中还有“梦回不识夜深浅，听得机声远来”和“家家夜苦络丝娘”之句，黄家溪机户为追逐利润，彻夜赶织实不亚于新杭。

（三）关于盛泽的诗词

盛泽②④

（清）徐崧

神宗以后始繁奢，狭巷穰穰闹日斜。不见吾宗修志日，居民只有百余家。

盛泽⑤

（明）周灿

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
高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

盛泽谣⑥

〔清〕黄光升

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求贾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梢头。
淡色轻衫浅色裳，莲松鸦髻巧梳妆。虎丘山远无嫌到，一岁风光佛庙香。

盛湖竹枝词⑦

人夜

金家纱样旧称良，花色翻新更有强。灯火小窗作，鬓与鬓影络丝娘。

盛湖棹歌⑧

李青诗思满汀洲，夜市辛街枕碧波。只道夜灯千匹练，谁知五彩彩云浮。

盛湖竹枝词② 沈云

吴境自古夙称良，荡北溪南最擅场。云锦翻新名目伙，梯航运输达远方。

盛湖竹枝词③ 沈云

祖自治丝妹挽花，双双娇女髻盘鸦。他年稼作商人妇，组织功夫早到家。

盛泽古名寅亥市，“宋元间暨明初惟寅亥日稍盛故名，盖古亥市之意也”①。也就是隔日一次的农村自然市集，盛湖棹歌沿用亥市^辛往^来指盛泽是意味深长的，其第三句急转直上，一下子达到夜灯千匹练的规模。把居落形成之初到清中叶的繁盛景象和盘托出。

据《吴江志》、《盛湖志》的记载，“盛泽明初以村名，只五六十家，男耕女织，用享两簋，居日不能毕一家”②。至明熙宣年间始渐事机丝，而到成弘年间相沿成俗，尽逐绉绸之利形成了农村织造手工业。嘉靖年间“居民百家，锦綉为业”始称市。③与此同期新杭则“居民千户成市”，而王江泾达七千余家之多。徐崧“狭巷穰穰日斜”之句，作了人稠物穰之描述，而这种繁奢盛景是出现在万历以后的。徐崧主编《百城烟水》，其先祖鲁菴公，即徐师曾，徐与曹一麟合纂嘉靖《吴江县志》（嘉靖三十八年）简称徐志。再向前推溯就是修志之日仅为居百家的规模。

周加为明崇禎辛未进士，当地谢天港人，官至江西巡按，其五律“盛泽”是明末盛泽的素描，首两句“吴越分歧处，青林接远村”作了地理位置和风景景物的描写。

明主，在冯梦龙笔下之盛泽为“市上两岸细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绉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聚，挨挤不开，路途无行足之隙，乃出产绵绣之乡，积聚钱之地”。周加仅用“水乡成一市”五个字进行概括，简洁明瞭，其后“罗绮走中原”一句，系指盛泽丝绸的复盖面，已经销全国了，正如乾隆《盛湖志》序（仲周撰撰）所述“…海内外寒暑衣被之所需，与夫冠婚丧祭黼黻文章之所用悉萃而取给予区区之一镇，入市交易，日逾万金”。可见从嘉靖经万历至崇禎年间，盛泽的绸业是个飞跃。明末清初盛泽的绸市已可和王江泾分庭抗礼了。“自入有清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焉，遂成巨镇”④。由于盛泽绸业兴旺、经济地位日益重要“乾隆五年，移驻县丞，以资弹压”。⑤

诗中第五六两句“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是盛泽民情风俗的概括，恐怕从丝绸业兴起之明代，一直到民国年间都是如此，正如仲周霏所说“人情趋利如鹜，摩肩侧颈，奔走恐后，一岁中串以为常。”

明末清初，盛泽镇已基本上脱离农业，成为工商业专业市镇，“镇之丰歉罔视乎田亩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绅行，绅行仰食于客商，而开张店肆者胥仰食于此焉，倘或客商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⑥！盛泽向有“日出万缗”之称，多金商贾无疑能使货畅其流，以致被刮目相看。“其俗尊商贾，贱文士，奢侈喜夸，争通货利。”⑦从顺治到乾嘉年间来到盛泽的客商陆续在镇上兴建了八所会馆，为县以下市镇所罕见，除绍兴会馆由从业于炼染轴坊的坊主和工匠组成外，余均为远地客商所建，正是这些客商把盛泽的丝绸辐射到长城内外，太行山两麓^北，长江沿岸及粤闽滇黔一带，也就是“罗绮走中原”。

最后，“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与前两句相呼应是逐绉绸之利的必然结果。明吕希周在《玉仙行宫记》中说：“…吾地产绸绉，四方商贾集焉，其生财较易，岁积稔…⑧”尚利和勤织形成一个因果关系，是一种良性循环，促进盛泽地区丝绸商品经济的扩大。《盛湖竹枝词》中，“灯火小窗人夜作，鬏髻影络丝娘”也是勤织的一个缩影。

黄光升的《盛泽谣》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前四句形容市廛之密集，以致地价高昂，寸土寸金。而绸市之盛又使估客如云之涌，行人络绎不绝，第五六句是对镇上和农村从织青年妇女的刻划，她们穿着合宜，淡雅不俗，鸦髻高垂，梳妆入时，姑苏虎丘是她们心目中的天堂，向往已久，可惜有百里之遥，而无缘一行。只好寻个间隙偷个闲在当地庙会社戏中聊以自娱。盛泽镇上寺庙众多，由于商事繁荣，民间较为富庶，镇上丝、绸、绢各业资助，一年一度轮流演戏，形成习俗，如先蚕祠（又名蚕皇殿）自清道光七年（1827年）建成以后，年年小满节以纪念蚕花娘娘生日为由，酬神演戏三天，名噪江南。“一岁风光佛庙香”是幅绝妙的风情画。

再从《盛湖竹枝词》中“金家种样旧称良，花色翻新更有强”来看，金家也许是一个以织绸见长，名闻乡里机户，全凭花色品种不断翻新而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又如《盛湖棹歌》中“谁知五色彩云浮”，沈云《盛湖竹枝词》中“云锦翻新名目夥”之句推测，清中后期，盛泽已由提花织造发展到色织，织物不仅图案变化多样，而且五彩缤纷，瑰丽多采。鸦片战争后，洋纱输入盛泽，又开发了交织物新品种，其时，盛泽所产之云布著称于世。“云布一名丝纬布，以洋纱为纬，而经以丝，质轻而肥，自道光间始有之，惟不可以绸名，亦他处所无也。”^⑨根据江海海关官员E·罗契的实地调查，1880年盛泽共产纱、绫、罗、绸、绢、庄院、丝巾、疋布、丝布共56个品种，其中庄院类织物就有十二种之多，如妃色皮球庄院、桃红杏鹤庄院、三蓝百福庄院、葵绿皮球庄院、都是比较名贵的提花色织丝织物。^⑩盛泽的丝织品已经到织云绣锦的境界，全靠娴熟而精湛的技艺。几百年来镇乡机户已练就一双巧夺天工的双手，这种传统世代相传。《黄溪志》及《盛湖志》均有“童稚挽花”之记载。《盛湖竹枝词》中提到“如自治丝妹挽花”正是童稚之年，待到出阁佳期已“组织工夫早到家”了。

综观以上所列的古诗词，新、黄、盛三处绸业之兴起略有早晚，其成因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实施了一系列奖励农桑的政策，洪武二年（1399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一万八千三十三株，宣德七年（1432年）至四方七千七百四十六株^⑪。六十三年间增加了1.65倍，由蚕及丝为织造业提供了原料。明代，海外和边境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内交通运输的发达使东南沿海一带的工商业极度繁荣，丝绸商品生产活跃，丝绸生产从城市向农村地区延伸，盛泽邻近苏州湖州等传统丝织城市，便于织造技艺的传入。

地理上，新杭、黄溪、盛泽形成一个小三角地带，三者鼎足而立，位于苏州——湖州——杭州丝绸城市三角地带的东侧，盛泽在清康熙年间“商贾远近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指为第一，^⑫乾隆年间则“万家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闾门埒”^⑬。此时小三角的均势已经打破，盛泽显然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规模上已经超过濮院、双林、王江泾等传统丝织业城镇。至于绸市之繁盛甚至可以与苏州阊门相比。

乾隆《盛湖志》载：“苏杭皆设局。天下衣被资之盛泽小镇，何亦与之立峙而称也”颇有抗衡较鼠之势。

1986年庚申之役，太平军与清军沿运河数度鏖战，是年旧历四月二十六七日黄家溪被夷平^⑭。而王江泾亦成焦土，以至“泾之士商，同时，避乱于盛者无虑数百家”^⑮而“湖州逃难来者，尽至盛泽，人众比平时数倍”^⑯盛泽处于运河内侧避开了战争锋芒，受损不大，成了庇护所，外地富商机户把资金设备携至盛泽，无形中使绸业规模越来越壮大。另外由于地

方割据，各自为政，浙江地方衙门对嘉兴县织户所课厘税甚重，而盛泽则无此税目。于是纷纷把织机搬迁到盛泽地区，如嘉兴原有织机2000台，最后只剩6台。^④

上世纪八十年代盛泽地区的织机达8000台，跃居首位，而苏州、湖州、杭州由于受到战火的破坏，分别降至5500台，4000台及3000台。盛泽可谓历盛不衰，作为一个新兴丝绸重镇与苏、湖、杭等传统丝绸城市并驾齐驱。这时在地图上变为一个四点相连的菱形。

(四) 盛泽地区桥联

盛泽地处江南水乡，河湖港汊，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桥为沟通镇乡间的要道，又是丝绸集散运输的必由之路，清末民国初年，镇郊相继重修了不少石桥，其上刻有楹联，此中直接或间接与丝绸有关，现举数例：

1、白龙桥楹联

东：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

西：式廓旧规模有客来游歌利涉

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思源

蔚成新气象行轮无阻便通商

白龙桥为石拱桥，巍峨挺拔，位于盛泽镇西北六华里处，横跨南心北心两圩。宣统二年（1910年）重修，今犹存。东而面对盛泽之主拱上联为、风送万机声，是当年镇周围地区丝织手工业规模的真实写照，绝无浮夸之意。下半联“莫道众擎犹易举”，强调如此巨大的事业全赖众人支撑而决非易事。下联“晴翻千尺浪”表面上看是凭栏远眺，桥下波涛滚滚，白浪滔天，其实是借景手法，用以形容盛泽绸缎炼染手工业的兴盛景象。盛泽所产之农家土绸除少量作为生绸直接外运外，一般都经过炼染使成熟绸，操此业者皆为绍兴籍人士，这些作坊在空旷场地上立竹柱以绷绸，对经过染整的绸缎成匹拉挺进行晾晒。晴空丽日，风乍起，层层叠叠的绸片上下翻飞起伏，澎湃汹涌，上下两联联想起来，织造炼染两业共同创造了盛泽绸市的繁荣，饮水思源之情油然而生。

盛泽绸市有“日收生绢千万匹，半入申江半入吴”^⑤之说。丝绸外运由绸业公所特备之庄船为之，晚清，则由小火轮拖带，而白龙桥为入吴的水道咽喉，即《白龙桥碑记》（宣统三年）所说的“当吴会孔道”。另外，在苏州阊门内设有“盛泽码头”专事起卸、储存北运之绸联成一条水上丝绸之路，白龙桥在这条水上丝绸之路上作用非小，虽然重建后的式样和规模大致如前，还是令游客歌颂不迭。而白龙桥西面下联之“蔚为新气象”是指从“水道交通，估帆群萃”发展成“通商轮舟，上下如织”^⑥的繁忙景象。清末苏杭班轮经白龙桥在盛泽镇停靠，行轮通商，重现当年情景。

2、登云桥楹联

登云桥（俗称大溪桥）位于盛泽镇正南麻溪之上，其跨度、式样、建筑风格与白龙桥相似，亦系宣统二年重修，两桥除募捐以外，由盛泽镇上绸业，领业资助，并在农民交售的绸品上，每匹扣一文集资而成。

登云桥楹联有四首，其中两首与丝绸有关，东面副拱为“姐妹三条联踪影，桑麻四野便行程”。登云桥下之水向东泄泻，经王江泾附近之姐妹三条桥，最后注入运河，沟通了苏浙航运。

盛泽绸业以镇为中心相对集中，越近镇专业化程度越高，近镇大都光织不饲蚕，登云桥已离镇较远，桥南圣塘村皆自缫自织，故下联中有“桑麻四野”之说。

登云桥西面主拱楹联为：

遥听隔岸梭梭弥思物力

最喜姑苏村社永精神庶

上联借“梭梭”之声，使人想起物力之维艰，与白龙桥楹联中之“机声”实有异曲同工之效，句中特意用了“梭”字，梭为邳及盛泽之特色织物，有花有素，经过脚踏以后，光柔润泽，细暖爽滑，俗称“油缎子”，有惠梭，市梭、板梭等著名品种。

3、目连桥联

茶灶闲听两岸机声连牧笛

临流远眺一江帆影伴渔舟

目连桥，位于台丘乡西埭村，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该处离盛泽已十余华里，初户分布较为稀疏，已无万机声之密，但两岸还有机声隐约传来与牧童短笛附和。下联用帆影、渔舟等水域风物来描绘临流之所见，上下两联结构严谨，对仗工整，词意隽永，至今为人传诵。

此外，镇北如意桥，雍正十一年（1733年）建，其面对盛泽之南向楹联中有“望中烟火万家新”之句，镇东之升明桥，建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其面对盛泽之西向楹联中有“万户盈宁”之词，都不约而同地对明清时期盛泽的繁荣作了首肯，并非巧合。

盛泽丝绸业的崛起为国内外历史学界，经济学界，民俗学界所瞩目，凡研究明清江南小城镇，明代手工业及资本主义萌芽时言必称盛泽，以上诗词虽言简意赅，足可展示其历史发展过程。

①②③④⑤⑥⑦ 同治《盛湖志》卷二村庄。

⑧⑨ 道光《舞湖纪略》卷四。

⑩ 《嘉兴府城镇经济史类纂》P.79。

⑪ 宣统《甬川志稿》卷一 一页河北省诗注

⑫⑬⑭⑮⑯⑰ 道光《黄溪志》卷九。

⑱⑲⑳㉑㉒ 道光《黄溪志》卷一

㉓⑤ 《盛湖志补》卷一

⑥ 同治《苏州府志》卷三十一 十四页

⑦⑧ 《舞湖纪略》手稿南京地理研究所收藏。

⑨⑩ 沈云《盛湖竹枝词》卷下

⑪ 卜梦熊“盛川题景记”，乾隆《盛湖志》卷上

⑫ 康熙《吴江县志》定本。

⑬⑭ 同治《盛湖志》内卷原序。

⑮ 同治《湖志》卷一沿革。

⑯⑰ 乾隆《盛志》卷二风俗。

⑱ 同治《盛湖志》卷六。

⑲ 同治《盛湖志》卷三物产。

⑳ 周德华“E.罗契的盛泽之行”吴江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㉑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 物产。

㉒ 康熙《吴江县志》

㉓ 乾隆《盛湖志》卷上沿革。

㉔⑤ 光绪《吴江县志》卷三八纪兵。

㉕ 周德华“E.罗契的江南丝绸之行”《丝绸》1986年10期46页。

㉖ 《盛湖竹枝词》卷下三页。

㉗ 《白龙桥碑记》宣统三年。

周德华

(吴江丝绸工业公司)

〔提要〕江南一带历来为我国蚕丝的重要产区。清以来，随着蚕桑生产的发展和辑里湖丝的问世，地理位置优越的震泽遂成为著名的生丝集散中心，并在周围乡村形成捕经基地。震泽丝市的盛衰与近代丝绸发展史紧密相关。

关键词：蚕桑，生丝

震泽镇位于江苏省吴江县西南隅，北濒太湖，西连浙江，气候温暖湿润，植桑养蚕历史悠久。早在唐朝，吴江地区的劳动人民就用本地所产的蚕丝织成吴绫向朝廷进贡。宋元两代相继进献绢、绉、丝、纱等物。至明代，震泽已成为我国蚕丝的重要产区之一了。

一、农家缫丝业之兴起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后，鼓励农桑，并大力提倡发展民间丝织业。据乾隆《吴江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诏课民种桑，吴江境内凡一万八千三十三株，宣德七年(1432年)至四万七千七百四十六株”。也就是说，在政府奖励政策的刺激下，吴江栽种的桑树在63年间增长了1.65倍。再从荒丝的贡赋来看，洪武十年仅3421两，而至洪武二十四年增至43415两，14年间增长了12.6倍，丝产量之猛增由此可见。

其次，社会对丝绸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元以前，统治者对民间服饰有严格限制，丝绸仅限于上层官僚贵族享用，至明代渐趋松弛，穿绸着锦的平民百姓日趋增多，江浙一带尤为奢华，而其他地方随之仿效。乾隆《震泽县志》(卷廿五·崇尚)亦有相应记载：“邑在明初，风尚诚朴，非世家不架高屋，衣

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为屋，粗布荆钗而已……，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生丝需量日增，养蚕缫丝成为有利可图之生涯。于是吴江宜桑之太湖沿岸广植桑园，以致“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别其名品盖不下二三十种云”。农户从自然经济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从自缫自用，演变成以出售为目的的商品性生产。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主义的重压下破土而出。

在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中，江南许多以丝业为专业特色的市镇如双林、菱湖、石门、海宁、南潯等脱颖而出，震泽就是此中的一员。

二、丝市的形成

震泽周围农村竞相扩大养蚕规模的结果，使蚕业逐步从农村副业转化为主业，并渐趋专业化，而耕作则反而降到次要地位。《皇朝经世文编》记载：“震泽之蚕丰稼，其织半耕，沸鹵渍卵，蚕壮丝美”。可见耕作已降到一个从属地位，只放一半精力去兼顾了。该书还记述了震泽严氏一家植桑养蚕的景况：“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绸二十匹，夫妇并作，桑尽八亩，获丝六十四斤，为绸

百六十匹”。按道光年间丝价每两一百八十文计，严氏八亩桑田的产丝所得可达一百十五贯之多，可谓不薄！

震泽八景之一——慧云塔影配五绝一首，诗云：“四面湖光绕，中流塔影悬。获塘西去路，蚕事胜耕田。”对此作了最为贴切的描写。

农家土丝缫成后，要找出路销掉。由于震泽早已成了市镇，且位于蚕桑产区中心，又为水路要冲，获塘河流经市中，东通运河，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成了生丝集散中心，镇上牙行（丝行）林立，各乡各村售丝之航船汇集而来，市河为之拥塞，丝生意兴旺时，丝行伙计争跳船头，竟拉主客，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

震泽丝市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辑里湖丝的问世。相传震泽南浔交界处太湖支流一带水质纯净、水源丰沛，特别适于制丝，近处农家又有娴熟手艺，所缫之丝“富于拉力，色泽洁白，丝身柔润”，一枝独秀而蜚声于世。《周湘龄先生年谱》载：“浔丝辑里为著，而尤以北乡称最细，亦称经丝，可为缫经”。震泽及附近之吴淞、庙港即在北乡范围内，其丝色洁白而略带竹青，历来为丝中之上品。辑里丝之出口远在清道光以前，鸦片战争后咸同年间增长极快，转道上海输出，数量颇巨。咸丰十年（1860年），震泽丝商与南浔同行携手合作，在上海创建跨省行会组织“江浙丝经业同业总公会”（又名丝业会馆）以“专管江浙两省土丝之内外事务¹¹”，由于该会之不懈努力，辑里湖丝之输出在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间达到顶峰状态，两省（实际为震泽南浔两地）年销五万包左右。光绪中，虽略逊，也维持在四万包左右。

震泽成为湖丝出口的集散地，除本地丝外，浙江双林、乌镇、菱湖、新市，甚至南路丝产区海宁、王店一带的丝辐辏而来，由

镇上丝行整理打包，并由震泽丝业公会特备之运输船——湖丝船逐日装运去沪。

辑里湖丝之成名和打进国际市场，使震泽镇名声大噪，1860年初，吴江为太平天国辖区，青浦为清军所占，湖丝输沪受阻，英国人呤利等携银四万两，驾汽船至吴江县收购生丝，因河窄桥低，西行不得，乃泊在平望西之三里桥附近，另雇小船四出买丝，历时三周，才满载而去。

三、缫经中心的形成

除丝而外，震泽当地早先将丝加工成苏经，即取丝两根，合而为一，摇成小条，以若干条为一经，专销于苏州，用于织缎。

周庆森《家庭琐语》载：“同治季年（1863年）向乌镇购丝十余件……装运来浔，因风复舟，船主不能偿所失，而浸湿之丝无可为计，先叔味六向夷商取日本国丝条，令震泽之双杨镇人向做芳经者为之纺摇……销与夷商，次年番信转华，大为称许，盖丝佳而工廉，洋经于是盛行，法兰西、米利坚各洋行咸来购就”。

震泽镇东三里之双杨，受南浔周姓丝商之托，为挽救水损，无意中创造了辑里丝复制加工的新方法，开创了外销新局面。

农家土丝系用鲜茧直接缫成，色泽及强力俱佳，唯由于手工制作，其纤度及匀度甚差。土丝复摇成经则减少了这方面的缺陷，可谓扬长避短。复摇成的经专供出口称之为辑里干经（又名辑里大经或洋经），外国人则称为再缫丝（Rereel）。洋经改善了品质，而且还使丝织厂减少了一道工序，“生丝到达英国和法国后，在织成丝织品以前，还再缫一次，并分成小束。但在美国劳动力昂贵，对输入商来说，在生丝离开上海之前就地再缫一次更为合算¹²”。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法国里昂，白丝每公斤四十七法郎，而再缫丝则值六十三法郎，约高出三分之一¹³。

震泽的洋经加工业异军突起，洋经行如

雨后春笋，其实力已超过原有之乡丝行及苏经行。

洋经行整批购进土丝，经过初步挑剔分类，将粗丝售与盛泽等地绸厂，用于织绸；细丝经过配色发给农户复摇加工。

摇户由车保头(中介人)担保从洋经行领取土丝，搥成一定规格的丝片交还经行(称为回经)，收受加工费，即“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民国年间摇户加工一关担洋经可得工价三十五银元，再加上余丝折价及废丝收入，可达五十元以上，震泽近乡年加工干经二万担左右，农民之加工收益达百万以上。当时米粮价格高低贱，如南塘村农民说摇一个经抵得上五斗黄(冬粟米)加五斗青(蚕豆)。

南浔与震泽虽同为摇经中心，然南浔乡下摇户甚稀，其外发加工范围也在震泽一带。摇经之第一道工序为拍丝，须水质清澈，故此业之地理分布多半在长漾周围及北麻漾之西岸北岸一带水网地区，如横塘乡之韩家湾村，震泽之双杨村，梅墟乡之庙头村、秋泽村，圻浜乡之南塘村等均为摇经基地，几乎家家为之。韩家湾村的女童六七岁时已随母摇经。摇经基地与震泽之关系犹如辐辏四射，又似众星拱月。20年代初，沿镇(震泽)四乡三十里之遥，摇户约共有一万数千户，男女人工当在十万左右。

震泽镇的丝经产量在本世纪初大致为：洋经五千担至一万余担，苏经八百担至一千余担，广经(专销广州)二百至六百担，原料用丝“仅本境吴淞尚基合用”，大量仰给于浙北各地。

凭借丝和丝经两业，震泽成为吴江县第二大镇和江南著名丝市。建国以前，震泽镇上的经济活动都围绕一个“丝”字，丝市的荣枯直接反映出震泽市况的盛衰，震泽镇

的经济基础无疑是建立在广大农村缫丝业之上的。

镇乡人民历来追逐丝缫之利，视丝业为生命线，“邑中田多洼下，不堪艺菽麦，凡折色地丁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故视蚕事甚重”^[1]。

丝业为震泽镇之主业，全盛时期共有丝行丝经行五十余家，分布较为集中之街坊称为“丝行棧”，此中丝经行占一半以上，实力颇雄厚。另外，还在上海开设丝棧三家，专营出口。

20年代，推广新法养蚕，镇上设立蚕种公卖处(推销改良蚕种)达七处之多，占全县之半。

机械缫丝业兴起后，茧行又成了新兴行业，民国24年震泽镇上也有七家之多。

民国18年2月，震泽镇上开办了震丰缫丝厂，拥有丝车416台，工人950人。震泽丝业由集散功能向生产功能转化。昔乎好景不长，30年代经济萧条，加以日丝竞争和进口人造丝的冲击，外销顿减，震泽丝业一度衰落。如民国23年丝行相率停业，开行应市者，不及从前十分之一。沦陷期间，蚕桑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更是一蹶不振。

70年代初，震泽恢复了震丰缫丝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喜人，吴江西南境形成以震泽为中心的蚕丝生产基地，缫丝厂遍及各乡镇，其中全民一家，乡办十家，村办一家。震泽镇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其所产优质丝繁荣了吴江县的丝绸事业。

参考文献

- [1] “上海丝业概况”《国际贸易导报》一卷三号。
- [2][3] 《Commercial Report》1874。
- [4]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